

陸宣公議奏卷第十二

中書奏議

六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一條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德宗建中初平章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二月視代宗大歷墾田數為定其租庸調舊法盡廢行之滋弊民不能堪費乃奏上此六條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其

詳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二 奏議





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見公羊春秋傳事頗纖微  
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  
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  
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  
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  
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  
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觔。以其據丁戶調而取  
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  
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

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  
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  
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  
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  
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  
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  
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  
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  
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

具見三法酌古宜今可垂久遠



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

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元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

犯長安乘輿播遷板籍浸壞肅宗至德間兵起所建

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

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

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

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

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

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草而不知原始

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

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

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

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

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毗日日滋甚夫作法裕

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

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

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

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



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郡邑。効驗簿書每州各取大  
此并異于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矣  
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  
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  
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工而能勤  
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  
以丁夫爲本無求于力分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內故  
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  
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

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  
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  
率之人亦已懲矣。以下極言兩稅之弊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  
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  
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  
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  
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  
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  
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責而



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  
 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歐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  
 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  
疎失字警言切  
 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  
 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  
 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  
 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  
 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  
執政者曠曠特甚  
 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家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

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  
 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  
 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  
 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不類會裁處其于踏駁胡可  
 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為  
 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  
 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琴絲重  
 傷宿瘡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  
筆下折言之  
 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



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刻。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

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



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  
 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  
 力膏髓將安所取哉。代宗大歷初年生日諸道獻金  
 帛器服珍玩駿馬值緡錢數十  
 萬常袞嘗言諸道非能男耕女織於是有巧避徵文  
 必取之於民歛怨不已此正同意  
 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  
 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麓計其值以召雇為  
 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  
 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  
 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宜索進奉之類者既並

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抑又並存此  
 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  
 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  
 旱薦蓄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進  
 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  
 額累加見在疲甍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  
 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于大歷

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肅宗至德初安史之  
 亂郭李討平而楚州

河東朔方之軍亂未已代宗  
 大歷間又有僕固懷恩之亂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

隆慶初年議 卷十二 奏議





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菑。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漢文帝身親恭立卽振窮恤老勸農賜租又以年比不登水旱疾疫災皆爲害弛利省費賑貸備至遠近貢獻悉皆不受海內富庶禮樂以興幾于刑措今百姓艱苦。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



陸景初奏議 卷十一  
循不敢盡求釐草。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  
計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有不急者。無益者。罷  
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  
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  
并爲一切指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  
抑加徵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  
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  
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勞延進

獻。別狗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  
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  
求。帝初年減常貢。却進獻罷權稅。財貨皆歸左藏。新政多可觀。近歲已來。稍渝前  
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  
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  
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  
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奸冒。過則不在  
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



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  
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  
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  
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俾均。  
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  
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  
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  
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  
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

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  
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救民疾苦當如是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  
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  
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亦莫敢滋漸息於弊寧阜更對河宜

對人且不變去弊以爲政或殊厥意非出於

重不計計掛觀也末盡齊一夫當不其外最

而頭幾幾之內良極實實無盡事宜線然一習之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

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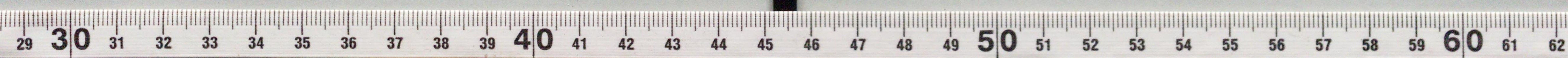
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

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

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

陸宣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  
 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  
 為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  
 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  
 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  
 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  
 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漢武末年  
 諸賈人未作買貸賣買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錢四千而算一不稽事理不

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  
 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  
 易所徵非所業不徵本。色。而。徵。折。色。其。病。民。不。淺。惟。當。由。時。尤。可。建。之。議。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  
 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  
 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  
 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  
 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  
 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



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  
上文國用不充語  
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  
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  
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  
人力不給語  
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  
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  
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  
所司勘會諸州府初行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

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工所宜某州某年定出  
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絀綿  
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  
于賦稅之中寓勸民力作之意今日安得此盛世  
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  
遺風也  
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  
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  
無易常改求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  
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

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銅也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權衡物價輕重之法。卽在其中。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須錢取給原不患



乏矣。無。法。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肅宗時羅錦萬疋以賂回紇發京師粟帛錢幣數萬以給絳軍之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

代宗時諸鎮擅地結為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表裏天子不復繩以法。

賦已重。別獻繼興。生曰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于是諸道爭尚侈麗為

自嬾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肅宗時籍

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蓄十收一二謂之率貸擇豪吏為縣令督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而中積累以至於大厯之

閒。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閒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



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裕財之道存乎節生費從事廣物用不尚平厚歛說得痛快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唐太宗作安案其用隱為衛文漢文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始漢武隋煬作案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

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盡徹桀用天

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

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

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

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

卒以富強見稱載籍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元年革車三十

乃十乘季年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草

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

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



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  
行用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罷露臺而不修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賜田租以厚蒸庶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遂使  
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  
赴會食貨志云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史律書云  
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國富於上東漢文一。段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于今  
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

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高祖方經營天下故連年出師繼以災歉人  
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  
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閒餒殍相籍太宗敦行  
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來不倦百姓有鬻男女  
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貞觀二年關中旱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憫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視出御府金帛為贖之還其父母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  
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貞觀初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  
奏議



幽閉深宮誠為可憫灑掃之餘亦何作用宜皆出之  
任求伉儷于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  
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  
後所出三千餘人

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貞觀二年公卿表曰依禮

季夏之月宜處臺榭今盛暑未退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上曰朕有氣疾豈宜與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竟不許

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太和百穀連

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遜

行旅萬里或不齎糧太宗即位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小

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罪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故人到於今

東唐太宗一段

設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

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

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

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

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

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

戍徵大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宜謗恤隱者謂之收恩

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

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猶未足以贍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武帝遇時運理



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後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武帝時商賈人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告及不來戍邊一歲沒入緡錢。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

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

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食貨志云

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

資。周乃後周。即宇文泰之後。齊乃北齊。即高歡之後。齊至後主為周師所擒。府庫充實。開

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

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

叛。以至於亡。隋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約。開皇十七年。中外倉庫無不盈積。至積于廊廡之下。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帝嗣位。肆情騁志。窮極靡麗。鑿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千萬人。皆仰給縣官。租賦之外。一切促歛。不顧元此三君者。其所憑籍。豈元于是盜賊。充斥天下。大亂。此三君者。其所憑籍。豈

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

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

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

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



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  
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  
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路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

寬泛說來

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

大傳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猶懼其未也又教之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



識得民為邦本之意

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  
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  
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  
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  
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  
撫字為妙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  
往招誘鄰境通逃者而優假之民以浮游為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條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  
而安居不遷者凡缺稅成取給焉故賦役日重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  
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  
廉使奏謀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  
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先提綱下分解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  
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  
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  
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  
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  
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



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  
文寫出因法滋弊之定以應久無不弊  
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  
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  
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  
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  
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  
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  
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  
年限纔滿復為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

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  
生弊非美政而在富庶之日則始行之  
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  
骨漚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  
有不以長稅為有功乎  
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  
輸是民情而在充裕之日則易  
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  
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  
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  
蓋職者乎  
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  
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



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已上言。當時。課吏之法。畧不從恤。民起見。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

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條例并井。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岳





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畊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畊。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百者下戶人。其可出甚于餘。谷令新舉。清嫂平限。視餘。舊戶。其可出甚于餘。谷令新舉。清嫂平限。舊戶。其可出甚于餘。谷令新舉。清嫂平限。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  
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

之。君。誰。能。體。恤。到。此。

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

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

歛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

此歛。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入以資國。不思立。

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

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

預徵病民說得透暢



主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不以。蠲。貸。為。恩。而。以。寬。緩。為。思。在。國。家。本。無。所。損。民。之。被。澤。多。矣。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諒。其。風。俗。時。候。以。定。徵。稅。法。妙。論。妙。論。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此類類類百按策四新

宗文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

之外。設備于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恒懼。夫

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堯九年水。湯七年旱。陰陽相寇。聖何禦

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

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

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





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

用平糶之法李悝為魏文侯漢置常平之倉大司農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利兼公私頗

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隋

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

人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建倉窖貯之積委社司執

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

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備貯委積

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

唐尚書左丞戴胄建議

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恐高

宗之代五六十年載人賴其資唐尚書左丞戴胄建議

以給民太宗善之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

漸復修崇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是知儲

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

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

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

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

積大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



恤亂興于下禍延于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發揮得也  
 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  
 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  
 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  
 乎所務恤民原是保邦人主宜識此意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  
 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  
 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  
 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  
 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  
詩國計者大都如此  
說小民剝肉醫瘡之苦如畫

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  
 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  
 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鄆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  
 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  
指下以茶稅蓄根說  
 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  
 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  
 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  
 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  
區畫得





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

取一以爲常平本錢。正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

諸道鹽鉄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

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

亦未嘗拯之也。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

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

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

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

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

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

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

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

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急。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

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爲常。

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

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

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

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

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



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要。言。不。煩。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軍。事。而。眾。美。具。百。不。從。乎。外。人。小。林。商。賈。亦。不。能。一。事。大。麻。富。不。至。於。貧。不。至。於。難。費。不。至。於。難。辦。不。至。於。貴。一。此。則。萬。事。無。不。辦。矣。昔。不。論。其。善。人。張。難。幸。災。者。誰。以。難。矣。公。既。指。其。宜。務。對。國。濟。誠。難。檢。措。必。以。為。前。中。中。世。既。災。荒。嗚。呼。以。艱。急。小。嫌。傾。訖。事。計。資。大。均。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承其道存說一段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以原其始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狗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承其制委說一段以原其弊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





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室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揜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古田一事以言之。

古者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人。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畊。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隳。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托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十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十石。

陸軍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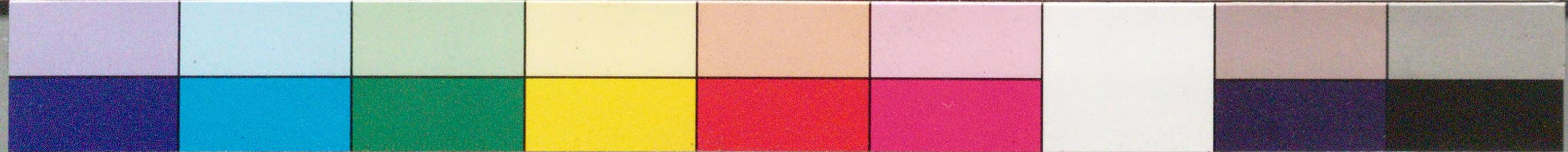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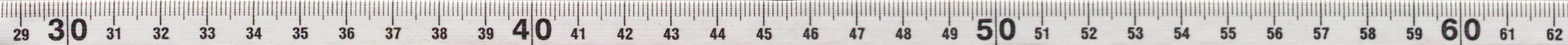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論筆有斷制而兼耕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草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周官大司徒不可舍也。引書處伏居安思危意

右臣前月十日，廷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是言德宗尚足稱令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福壽之域。昨奏人閒疾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止聞。鞠育之恩。何由不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說到勸勉力行十八自極得責難于君意知之非艱。尚未見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衷矣。願陛下勿復難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蔡九霞曰。東萊呂氏謂三代田制雖商鞅亂之而

租稅猶存其意。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括地夫兩稅之法。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高下。最為病民。乃後世因之。而不能變。總由儒生惜民之說。無裨于國用。一經心計之臣。雖刻剝病民。而國用攸賴。人主未有不聽其言者。況當亂離之世。所入不足。其所出方加。派苛徵之。不暇而進。以恤民之說。宜其枘鑿不相入也。殊不知稅愈煩。民愈敝。而國亦隨至於亡。非一代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宣公此奏。其一論租庸。



調之利兩稅之害極詳但于兩稅之中去其太甚其二請以民之所產爲額而不計其值至歸重節用尤得理財要領其三論課吏之法但知國計不顧民生愷切詳明可令讀者心惻其四請禁先期徵收於不損國計中可寬民力其五請蓄糧以備荒皆精謀碩畫上不虧公帑下可利黎民惟其六禁兼并之家稅歛重於公稅在唐時則宣公言之在宋時蘇氏父子亦主此議然行之反覺紛擾無如德宗皆不能用也豈唯

德宗不能用卽後世人主亦不能用也可慨也夫然其說不可不聞于當宁有仁君在上必能斷然而力行之

陸宣公議奏卷第十二終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三



澹然而代其文

夫然其德不可不聞于當宁其言亦不可不聞于宗廟不謂其鳴於世人不謂其鳴於宗廟

乾隆壬子歲以莊留京應禮部試畫邨叔氏應北闈  
來京與鄴仙弟泌樂共晨夕每談遠祖宣公為有唐  
一代賢相進忠納諫心傳直契伊呂使得大用更非  
房杜諸人可比讀奏議一書如生當孔門列諸德行  
政事之科矣特是歷代帝王廟已經配祀而兩廡牲  
牢未升祀典雍正年間有旨褒為千古名臣  
因未有講學之名格於部議每一念及深以為憾嘉  
慶丙辰以莊與鄴仙同成進士而叔氏屢蹶秋闈從  
戎西蜀迨以莊晉春坊鄴仙轉道掌方欲議奏即奉



命巡漕未竣事而鄴仙謝世以莊身非諫垣不能勝  
任每致書叔氏相與太息而已及叔氏任宜賓令宜  
賓距忠州匪遠宜公祠墓在焉時學使聶銑敏蓉峰  
按試忠州往返宜賓嘗爲叔氏曰余校士忠州座對  
象鼻山夜半常見火光滿山試畢恭謁宜公神道知  
前所見者乃公墓神燈也欲議奏而因循未果今上  
元年歲辛巳忠州牧錢塘李紹祖述軒約協修祠宇  
清理田畝壬午冬叔氏秣滿入都道出忠州乃展拜  
謁之忱商畧修葺抵京師相與話數年積愆終以宜

公未邀從祀引爲子孫之恥癸未春叔氏旋任宜賓  
乃分訂制誥奏草中書奏議二十二卷謹加校對重  
付剞劂適會稽吳傑梅梁御史督學來川按臨敘郡  
叔氏以首合時與盤桓備述素志梅梁欣然樂從而  
未敢造次者實因雍正年間曾經具奏而未邀

恩準也迨同宗心蘭言總藩蜀國贊成其事定稿  
入奏爾時尚聞部有駁意豈知公之靈爽早已仰契

宸衷面下

溫諭所以部議更爲切實維時

忠州牧吳趨吳友篋編山以剏修祠墓自任乃與叔



氏封土樹碑衛垣築室輪奐維新俎豆俱舉六年丙戌三月十八日欽奉上諭從祀文廟曠代鉅典也敬將上諭并原奏送忠州勒石祠中以昭盛舉惜乎鄴仙不及見也叔氏嘗言宦蜀三十餘年惟此一節庶幾無忝所生以莊亦竊償夙願云謹書巔末附於集尾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八月三十八世孫以莊敬跋

公未嘗不稱其忠貞之節也

右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其三十七世裔孫宜賓令畫村明府重刻者也宣公為唐代名相其經濟宏才具於奏議中見之宋蘇文忠公表而上之以為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旨哉言乎而當時遭際德宗未竟其用且至流離死於貶所惜哉公之為文反復流連風發泉湧晚年避謗不復著作僅集醫葯方數十卷行世公之苦心亦公之仁心所推也畫村作令有善政宜賓之人愛戴之政餘好文雅收拾廢墜又喜刊經驗醫方即此其愛人之心可見





而又恰有祖風矣茲復重刻此集則其志趣卓卓爲  
何如哉刻成因爲誌其梗概如左若夫宣公之政事  
文章前賢論之詳故不復贅

道光四年冬月四川分巡永寧道金山周藹聯謹跋

其於奏篇中良以宋蘇文忠公表而士之以爲贊外  
其於四庫重校昔也宣公歟書外今其孫齊志太  
亦其宣公樂二十二卷其三十小冊齊將宣宣命

唐虞典謨諸篇皆古良史之文章也自夏以迄商周  
凡訓誥誓命必伊傅周召之鉅手爲之故其文卓絕  
千古蓋上古治世以道德其後以經術又其後則權  
謀術數而已文章之道與治相通治隆者文高治汚  
者文下三代而後若漢之司馬子長班孟堅其撰述  
可謂彬郁矣然以語於經術未也以語於道德尤未  
也唐德宗時名臣而工文章者史以韓文公陸宣公  
爲稱首文公因文明道起八代之衰恠恠奇奇牢籠  
百代宣公因事建言期於有濟一誥命出雖驕將悍



陸宣公奏議  
卒皆爲感動蓋文公有意於文而文至宣公無意於  
文而文亦至唐書稱其論諫皆本仁義蘇子瞻謂其  
言不離乎道德宋之時且有號爲百篇唐孟子者可  
見宣公之文非後世文士之文乃古良史及伊傅周  
召賢聖之徒之文也  
國朝雍正間有欲以公從祀  
精孔廟者格於部議而止道光六年御史會稽吳傑  
具疏入奏奉旨允行而宣公之名益著公謫四  
川忠州以歿祠墓在焉裔孫成本仕於蜀刊其全集  
行世屬文於余余謂宣公德業可與孔門弟子及漢

宋儒者並傳固不待文而顯卽以文論綜天德王道  
之全無術數權謀之雜行之當世有實效傳之後世  
無間言願與天下學者共讀之使知委贄爲人臣者  
雖處危疑擾攘之時而必不避艱險從容諷諭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於以立萬世臣道之防而爲論  
天下大事者之準則也於是乎書道光十三年六月  
桐城後學李宗傳謹跋



附錄陸宣公奏議跋

天下大事皆之舉也出外是平書數次十三至六氏  
負天子不負視學然以立萬世且當之切而論  
無間言則與天下學皆共齋之切味委贊為人田香  
之全與補救蘇病之嫌許之當世自實效於之世  
本論各並書固不特文而應明以文論絲天終五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後

唐宣公成本二十七世祖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嗣中

博學宏詞召為翰林學士官至宰相知無不言有不  
可者力爭之或規其太過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違他恤乎後裴延齡忌而譖之謫忠州別駕  
有宋蘇文忠公校正奏議劄子於政事文章人品學  
術特詳由唐迄今以治績配享 歷代帝王廟俎豆  
不祧馨香奕禩成本自束髮受書敬誦是集服膺不

忘嗣宦蜀之宜賓每以不獲檢勘付梓為憾辛巳歲





忠州刺史李紹祖西陽刺史家光宗暨成本共捐廉

重修祠墓清理田畝作祭掃費壬午冬成本秩滿入

都道出忠州拜謁祠墓癸未旋任勸課餘閒覆讀所

集大有裨於國計民生爰分訂制誥奏草中書奏議

二十二卷敬謹校對重付剞劂閱數月而告成焉敬

跋數語於簡末時道光四年歲在甲申仲冬月中澣

裔孫成本謹書於宜賓官署一榻清風之軒